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## 画在手腕上的表

■ 曹杨生

近日,我收拾旧物,翻出一支早已写不出字的圆珠笔。笔杆上还贴着褪色的卡通贴纸,那是20世纪90年代小卖部里最受欢迎的款式。我握着它,那个抬起左手腕、煞有介事地看一眼的动作,又回来了。这个动作藏在我身体里近30年,像一枚收进抽屉里的发条,被这支笔悄悄唤醒了。

童年时,我们都在手腕上画过表。圆珠笔最好,蓝色、黑色都行,一笔画圆,再点上12个刻度。时针和分针的位置更不讲究,有人指向5点,那是动画片开始的时间;有人指向12点,那是吃午饭的时间;而我每次都画在3点半,因为那是放学铃声响起的时间。画

完,还要举起手腕给同桌看,恍若戴着一块真正的手表。

墨水会渗进皮肤的纹理里,成为身体的一部分。洗手时,母亲看见了,总要皱着眉头说:“画这个有什么用?”她不懂,这块表用处大了。有了它,课间玩弹珠时可以计时,虽然指针从来不动;有了它,排队买冰棍时可以假装看时间,显得自己很忙;用它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,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在“观察世界”。

这样的表最大的好处是,它永远不会走快,也永远不会走慢。它指向的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时刻,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时区。在那个时区里,一分钟可以长过一个

下午,一天可以短过一声下课铃。我们不需要知道现在是几点,因为孩子拥有全部的时间。这种奢侈,是在我戴上真的手表之后,才明白的。

后来,我有了第一块电子表,红色数字跳动,精确到秒。再往上是机械表、手机、智能手环,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,塞进日历、闹钟、日程提醒里。我成了一个准时的人,却再也找不到当年举着手腕假装看时间的从容。时间不再是朋友,而是一枚不知疲倦的钟摆,每一步都在倒计时。

儿童节那天,侄子跑过来,举着圆珠笔说:“叔叔,给我画一块表。”我蹲下来,一笔一画地在他

细的手腕上画了一个圆。他让我把指针画到4点,问他为什么是4点。他想了会儿,说:“因为4点钟妈妈就下班了,就能来接我了。”我忽然鼻子一酸,这个5岁的小孩,正在用一块画出来的表,等待他最想见的人。

那块画在手腕上的表,指针永远不会走,却比任何一块名表都准。它指向的不是时间,而是盼望。侄子举着手腕跑去给妈妈看,跑得飞快,仿佛跑进下午4点,就能跑进妈妈的怀里。我站在原地,抬手看了一眼自己空空的手腕。那段近30年前的时光还没有褪色,它一直跟着我,走得很慢,慢到一生只走一格,从童年走到此刻。

## 指甲花

■ 司德珍

一楼的阿姨爱花,不大的小院子被她打理得生机盎然。大丽花、绣球、蝴蝶兰、月季……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花草。

这天下午,我像往常一样站在她家门前看花。月季花旁长了一丛很眼熟的花,粉紫的小花缀在青枝间,层层叠叠的花瓣攒成小巧的灯笼,水润灵动。我盯着看了好半天,就是认不出来。阿姨说,这是凤仙花啊,乡下多的是。我才忽然反应过来,竟是熟稔至极的凤仙花。遂弯下腰,冲着它们惭愧地笑笑。

记忆里,乡村的夏天是凤仙花的天下。院角墙边、屋前屋后,甚至田埂路边都能冒出来几丛。随便一抬眼,就能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凤仙花没人特意栽种,大都是头一年花开过后,种子落进泥土里,第二年一开春,自己就冒出一片嫩绿的小芽来。等到了夏天,那些不起眼的小芽,便热热闹闹开成了一片。红的、粉的、紫的,挤挤挨挨立在墙角。风一吹,轻轻摇晃着,像一群扎着小辫子的小姑娘。

不过,我故乡的人不大大叫它“凤仙花”,都亲切地喊它“指甲

花”,大约是因为它能染指甲的缘故。那时候,哪有像现在这样鲜亮多彩的指甲油,可小姑娘爱美的心思却是一样的。

外婆家的院角也长着一片凤仙花。每次花刚冒出零星几朵,我们几个小孩子就开始围着外婆转,催她给我们染指甲了。外婆总是先看看凤仙花,再看看眼巴巴的我们,摆摆手:“别急,再等等。这会儿的花儿太嫩,汁水浅,染不出好颜色,等开得浓艳了,染出的指甲才好看呢。”我们只好乖乖应着,天天跑到院角张望。等啊盼啊,终于盼到了那些粉的、红的花瓣变得饱满又鲜亮。

染指甲一般会在傍晚。吃过晚饭,外婆便会带着我们摘花了,专挑颜色最红的。摘回来的花,连着几片叶子一起放进小石臼里,再撒一点明矾,用小木槌慢慢捣。没过多久,花汁便一点点渗出来,红艳艳的,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草木气。我蹲在旁边看,生怕外婆放的花瓣少了,染不红自己的指甲,于是一遍遍恳求:“外婆,要多放些花瓣啊。”外婆笑着说:“放心吧,外婆心

里有数。”

捣得差不多了,外婆便让我们把小凳子搬到院子里,排着队坐在竹椅上,捏一点花泥轻轻敷在我们指甲盖上,用芭蕉叶裹好,再找根细棉线轻轻捆住。

“包好可不能乱动喽。”外婆认真地叮嘱着。可孩子到底是孩子,哪里沉得住气。我一会儿碰碰这里,一会儿摸摸那里,没多久就把叶子蹭歪了。外婆见了,也不气恼,重新替我包好,嗔怪道:“你这丫头,真是调皮,明天指甲不如旁人的好看,可别哭鼻子哦。”我可不想被小伙伴比下去,当即就老实了,举着10根包得圆鼓鼓的手指一动不动,连睡觉翻身都小心翼翼。

第二天早晨,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扯掉叶子,举着手指跑到街上四处炫耀。遇到大人从自己身旁经过,也不管熟不熟识,就把手伸过去:“好看吗?”那人便眯着眼笑:“好看好看,跟年画上的小姑娘似的。”

长大后,去城里念书,见过各种各样的指甲油。小小的玻璃瓶一溜摆在柜台上,红的、蓝的、紫的、

黄的……颜色多得让人眼花,便觉得凤仙花染的指甲上不了台面。

于是,凤仙花开时,我也不缠着外婆给我染指甲了。有一次,外婆摘了凤仙花捣成泥,要给我染指甲。我忙躲得远远的,一脸嫌弃道:“外婆,现在谁还用它染指甲啊,土死了。”说着,我伸出了涂着指甲油的手指。外婆愣了一下,随即笑了笑:“果然好看。”

从那以后,凤仙花渐渐退出了我的视线。再后来,外婆走了,唯有院子里的凤仙花年年如期盛开。

此刻,看着眼前的凤仙花,我格外怀念起很多年前的夏天。那时候,晚风慢慢吹着,外婆坐在院子里给我包指甲。我举着双手,不停地问她:“什么时候才能染红呀?”霞光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也落在我稚嫩的脸上。

阿姨见我盯着花出神,笑着说:“这花好养得很,等结了种,我给你留一些,种在阳台上也能开。”我连忙点头说好,心里已经描摹着,把它种在窗前,等明年夏天开了花,捣成红艳艳的花泥,给自己染一回指甲。就像很多年前,外婆给我染的那样。

## 苋菜红了

■ 俞俊

夏天到了,菜摊上便多了一扎一扎的红苋菜,叶片圆润,茎秆水嫩,红得像刚从染缸里捞出来一样。

在乡下,苋菜是最不值钱的蔬菜。在菜园子的角落里随手撒一把种子,几乎不必照管。它不挑地、不挑人,有点阳光雨露就拼命长。田埂上、沟渠旁、篱笆底下,到处都能冒出几丛来。最初,我不喜欢苋菜,苋菜炒后,一锅红汤般的颜色,盛在白瓷碗里,感觉瘆人。大人们吃得香,我的筷子却绕着走,只挑别的菜下饭。有一回,在老家的大银杏树下吃早饭,一群人蹲在树荫里吃苋菜炒饼,饼片沾染了胭脂色的汤汁,红彤彤、油亮亮的,大家风卷残云,筷子像雨点一样落,眼

看着一大盆就要见了底。我赶紧伸筷子夹了一块饼,咸香里带着一丝丝草木的清甜,嚼起来软韧适口。一块吃完,不禁又去夹第二块。从此,我也喜欢上了苋菜。

日头偏西,暑气稍退,外婆便挎一只竹篮去菜园,专拣苋菜嫩尖掐。苋菜长得快,今天掐了,明天又冒出新芽,像是取之不尽。掐回来的苋菜嫩生生的,叶片上还沾着露水的尾巴,堆在竹篮里,红绿相间。回来后,外婆将蒜瓣拍扁,热油里一爆,苋菜下锅,铁铲翻两翻,红苋菜遇了热油,叶片里的汁液渗出来,整锅菜变成一汪胭脂色的汤水,浓醇醇的,像谁打翻了一碟画国画的颜料。

最妙的是苋菜汁拌饭。白米饭

盛在碗里,夹一大筷连汤带汁的苋菜,整碗饭便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,像黄昏天边最后一抹晚霞,落进了碗里,落在了舌尖上。

民间有句老话“六月苋,当鸡蛋”,说的是苋菜营养丰富,穷人家吃不起鸡蛋,一把苋菜便能替代。话里有辛酸,也有知足。乡下人对吃的态度是感恩的,地里长出什么,便吃什么。苋菜慷慨,整个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供应,像一位沉默的母亲,从来只管给予。

现在在城里生活,菜市场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苋菜,大棚种植打破时令的界限。可冬天里买来的苋菜,总觉得差了点意思,苋菜还是该在夏天吃,在蝉鸣里吃,在汗

湿的衣衫和黄昏的凉风里吃,才觉得起它一身热烈的红。

前几日到菜场,又看见苋菜了。红苋、绿苋挨着摆,水灵灵的,叶片上还带着清晨的水珠。我挑了一把红苋,回家依旧是蒜片爆香,大火快炒的老法子。起锅装盘,一汪胭脂色的汤汁,熟悉得像一张老面孔。

想起银杏树下的那次平常饭食,想起那盆苋菜炒饼见底时我慌忙伸出的筷子。那是我和苋菜的初见之欢,时隔多年,滋味还在舌根上盘桓。

盛一碗白米饭,浇上苋菜汁,红色慢慢洒开。我端起碗,吃得很安静,像小时候一般,把夏天一口一口咽下去。

## 又见紫薇花开

■ 黄土福

浅浅初夏,校园里蝉声初起,一声声,催开了一树树叶紫薇。

路两旁的老紫薇树,先是在绿叶间悄悄冒出串串小花蕾。夏风轻吹着,没几天,花苞就慢慢鼓胀,渐渐有了含苞欲放的样子。一场夏雨过后,远远望去,浓密的树冠上,像是撒落了无数淡紫色的小星星,温柔又雅致。

校园里的大叶紫薇又开花了。刚走出一楼的办公室,我的目光就撞上满树繁花,心里顿时生出一阵欢喜。

走到树下,一股清清凉凉的花香漫了过来。树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雨珠,顺着叶片慢慢往下滴。巴掌大的叶子绿得发亮,格外精神。抬头望去,枝头挂满串串花苞,有的已经半开半合。淡紫的花瓣薄薄软软,围着淡黄色的蕊蕊,娇柔、素

雅,又带着几分含蓄的美。

想起宋人华严写紫薇的诗句:“雨余庭下紫薇芳,帘幕风清早凉。细叶密攒红紫,纤枝交曳彩霞长。”用来形容眼前的花,再贴切不过。

半开的大叶紫薇,风姿温婉,引得老师和同学都忍不住驻足观望。同事们纷纷拿出手机,拍下这初夏花开的景致,有的站在花旁留影,人花相映,自有一番岁月静好的意境。

孩子们也围在树下仰头细看。初一的同学满脸新鲜:“我还是第一次见紫薇花开放的样子。”初二的同学轻轻感叹:“这是我第二次看紫薇花开,再过一年,就要离开母校了。”毕业班的同学眼里多了几分不舍:“这是最后一次在校园看紫薇花开了,很快就要和母校道

别。”简单几句话,满是对青春的憧憬、对校园的留恋。

蝉声越来越密,校园里的大叶紫薇全都开透了。树叶淡紫紫点着整座校园,空气里浮动淡淡的花香。课余饭后,同学们三五成群,在树下看花、闲聊。毕业班拍毕业照,集体照、单人照,都喜欢倚着盛开的紫薇留影,把青春年少定格在这一树紫花里。

南国校园里的大叶紫薇花期很长,从5月的初夏,会一直开到10月深秋。花开花落间,送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奔赴新的求学之路,也迎来一届届新生。

年年花开,岁岁别离,也让人惊觉时光匆匆。又是一年初夏来临,我在三尺讲台上又默默耕耘了一年,添了年岁,又将送走一届毕业生,接着迎来新的面孔。

还记得十几年前的8月底,我刚来学校报到那天,一进校园就看见满树紫花,满心好奇。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是大叶紫薇,花期极长,正如诗人薛蕙所写:“夏日逾秋序,新花续故枝。”那时繁花满树,仿佛特意在迎接初来的我,那份印象一直留在心底。等到第二年初夏,才好好静下心来,细细品味它花开的模样。从那以后,我便渐渐喜欢上了校园的大叶紫薇,喜欢它守着时节静静开放,娇美却不妖艳,温柔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。

每到紫薇花开的日子,闲下来时,我总爱搬一张凳子,坐在办公室门口,对着一树紫花静静地坐着,感受校园的安静和岁月的流逝。此刻心境,恰好应了白居易那句诗:“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微郎。”

## 蓝花楹的客人

■ 杨大国

教场中路的蓝花楹又开了。抖音、微信视频号都说它是“昆明最浪漫的街道”,我骑车路过,见3个统一盛装的女孩在拍照,身后车流排成长队,喇叭声里,落花被车轮压进柏油路的缝隙。

这是我第三次来看蓝花楹。

第一次是2015年,那时我在昆明开的书店,刚刚倒闭了,朋友叫我去散心,说“这条街最文艺”。那时教场中路还未封路,蓝花楹树下支着烧烤摊,烟气袅袅,烤豆腐的老板娘拿蒲扇扇着火,花瓣掉进蘸水,她随手一捞,接着吃。那画面很“昆明”——花是背景,日子才是前景。

第二次在2020年,疫情之后。整条街改成了步行区,地上铺红毯,立着“我在昆明等你”的打卡牌。穿汉服的女孩踩梯子取景,无人机在头顶嗡嗡。我拍了张照发朋友圈,攒下一百多个赞,却怎么也想不到那天和谁说过话、吃过什么。

今年是第三次,我特地在工作日上午前来,躲开打卡的人群。花仍是那些花,树还是1984年栽下的那一批蓝花楹,只是看花的人换了几茬。一位老太太坐在树下打盹儿,菜篮盖着蓝布,里面是从篆新市场买的菜。她或许不知什么叫“网红街”,只觉得每年这时候这条路格外阴凉,适合等公交。

我忽然意识到,蓝花楹的“浪漫”是被后来的人安上去的。1984年,昆明园林局引种了这种南美树种,不过是因为它长得快、遮阴好、少虫害。蓝花楹的紫色从未打算“出圈”,是这座城市需要故事,便有了故事。就像站在花树下拍照的人,他们要借“昆明”做背景,完成自己的一段叙事。

可花本身并无心机。初夏的光从花瓣间漏下,投下一地细碎光斑。一个穿校服的中学生坐在树下写作业,花瓣落在英语练习册上,被他随手夹起当书签。这一幕没有被传上任何平台,只轻轻发生,再悄悄消失。

骑车离开时,路过一家杂货店,老板把蓝花楹图案的冰箱贴码到柜台最亮眼的位置。“10块一个,”他说,“今年新做的。”我买了一个,不为纪念,只因那上面的紫色,与1984年园林局档案里写的“蓝紫色圆锥花序”,仍是同一种颜色。

城市的角落需要被看见,但花谢后就会被遗忘。蓝花楹一年开一季,看花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,而打盹儿的老太太、写作业的学生、烤豆腐的老板娘——他们才是花长久的客人。

花季·雨季  
陈朝和摄